

告别安卓的“安卓之父”

一周人物

本报记者 张文 整理



安迪·鲁宾

本报记者 张文

因成功而离开

2013年3月14日,当谷歌宣布50岁的工程副总裁、“安卓之父”安迪·鲁宾不再负责安卓部门时,全球安卓设备的激活总量已达7.5亿部。如今这个数字突破10亿,增长的趋势也未减缓。除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外,这个全球最受欢迎的操作系统,还被内置在部分照相机、智能手表,甚至是智能电冰箱中。

拥有如此傲人成绩,为什么鲁宾还要离开?

2005年谷歌收购安卓时,被认为是“史上最棒的一笔交易”。然而,当安卓系统获得全球成功时,却被说成是在“帮三星卖手机”,谷歌并没有得到真金白银的实惠。安卓平台上大量第三方应用软件开发者和谷歌之间只有松散的关系。许多外部厂商修改后的安卓版本,更是删除了谷歌的服务。谷歌培养出安卓,但其互联网业务却并未得到巨大推动。

安卓系统的开放性,让所有个人与企业均可以使用相关技术和代码,这让安卓快速成长,但同时也难以一家所有而商业化。

鲁宾无法让安卓在市场化道路上更上一层楼。一位曾与鲁宾共事的移动业内高管点评:“安卓已经超出安迪的控制能力,他并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

从开发角度来讲,鲁宾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不过在产品和市场方面,安卓需要开启新的篇章。接替鲁宾的是谷歌Chrome(谷歌浏览器)部门的负责人桑达尔·皮采,这显示出谷歌调整PC端、移动端两大互联网业务之间的冲突,使二者齐头并进的想法。

机器人爱好者

鲁宾离职时在致安卓合作伙伴的告别邮件中表示,他拥有“创业之心”,将在谷歌展开新的冒险。近期媒体披露他的新冒险——从事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相关工作。

对机器人的热爱贯穿了鲁宾的职业生涯。鲁宾的父

3月份挂印而去的谷歌安卓部门主管安迪·鲁宾去哪儿了?这个谜题日前得以解开,他放弃了绿色小机器人(安卓的标志),造真正的机器人去了。半年多来,谷歌收购了8家机器人技术公司。在安卓部门功成身退之后,鲁宾开始了另一场想象力的大冒险。当然,这场冒险不能止于想象力。



鲁宾投身机器人研究项目。

亲开了一家电子器械直销公司。鲁宾童年的玩具就是电子产品,他每天将这些东西拆拆卸卸,乐在其中。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后,鲁宾在以生产光学仪器而知名的卡尔·蔡司公司担任机器人工程师。之后又在苹果、微软这样的大公司任职。

刚到苹果时,他搞过一场恶作剧,将内部电话系统重新编程。结果跟他同一组的工程师同事分别接到貌似时任CEO约翰·斯卡利打来的电话,声称要给他们特殊的股票奖励,这让IT部大为光火。在微软工作期间,鲁宾造出了一个会走路的机器人,配有网络摄像头和麦克风,它在办公室四处游荡,随时记录所见所闻。不过,一天微软的安全人员发现控制这个机器人的计算机被黑客入侵。虽然黑客尚未发现这台计算机是移动的还具有摄像功能,但

鲁宾的危险做法还是激怒了微软安全小组,机器人项目也只好作罢。

1999年,鲁宾开始创业,办公室堆满各种从日本带回的机器人。他还成立了一家名叫Danger的公司,透露出其浓浓的机器人情结: Danger这个名字来自上世纪60年代风靡美国的太空幻想电视剧《迷失太空》,剧中有个机器人经常发出“Danger(危险)!”的警告。如今,在加州科技博物馆里,鲁宾设计的机器人还在里头游荡。

很酷很差钱

鲁宾一直践行着自己儿时的梦想: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足够酷的玩具,我就自己造。“我一直将自己的兴趣贯穿到职业中去,这是世界上最棒的工作。作为一个工程师和发明家,我对什么感兴趣,就去创建什么。”鲁宾说。

虽然这位极客总是致力于将自认为最酷的东西展现给人们,但是,这些东西不一定能赚钱。

创业初期,鲁宾制造过一款像巧克力条那么大的设备,售价不到10美元,用户可以用来扫描物品,完后将图片传上网,在网上发布关于物品的信息。鲁宾说,发明这一扫描设备的初衷是打造一块“数字化海绵”,将人们“吸”回互联网。虽然这个想法很酷,但没有获得资助,因为太超前了。

创办Danger并担任CEO,让鲁宾从工程师转变为管理者,他第一次“启动了大脑中考虑营销策略的部分”,不过公司的实际运营情况并不理想。

2007年,董事会决定不再让他担任CEO。他跑到开曼群岛呆了几个月,并在那里编写软件试图研制一款数码相机。但是,这次还是没人肯投资。

他家里的技术改造痕迹也无处不在。鲁宾回家不用带钥匙,因为他用的是视网膜扫描仪。到访者按门铃,在玻璃门后面会有一只机械手抓起木棍敲响一面很大的锣。家庭影院系统经过鲁宾的改造后,在电影结束字幕升起的时候,客厅里的灯会慢慢亮起来。

这些东西都花钱,不过鲁宾以前在苹果的同事扎科·德拉加尼克说:“跟造价无关,它代表了鲁宾一贯的风格:做这些只是为了享受过程,因为这很酷。所有这一切,蕴含着一股儿童的天真。”

放眼10年的眼光

鲁宾说,将机器人技术商业化的问题,他思考了十几年。最近他才认为,一系列技术的成熟,将推动自动化系统商业化。在从安卓部门离职时,他也成功地说服了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对机器人项目进行投资。

鲁宾用雨刷的例子来描绘自己的理想系统。他说,下雨时雨刷可以无需人力介入而发挥智能作用,这是他一直努力的目标。谷歌CEO拉里·佩奇的理念与此吻合,佩奇认为,在任何能够将人类从苦差事中解放出来的地方,科技都应该发挥作用。

近半年来,谷歌收购了7家美国和日本的公司,有研究人形机器人和机器人手臂的,有研究装卸搬运车的机械臂和电脑控制系统的,有研究机器人摄像系统的,还有制造高科技轮子的。这些技术为制造一个能灵活活动的机器人提供了技术支持。近期,谷歌又收购了专做美国军方制造机械兽的波士顿动力公司,这家公司以生产动物外形的机器人闻名。鲁宾此前曾透露,谷歌要进行更多的收购。

“机器人项目必须把时间当做要素。我们需要放眼10年的眼光。”鲁宾认为,目前制造业和物流业的机器人化程度不高,很有市场空间。“我认为机器人技术是蓝海,我们在造硬件,也研发软件,还在开发系统,因此我们团队有理解全景的能力。”

谷歌CEO拉里·佩奇向来鼓励公司在那些短期无法盈利但未来可能会对人们的交往交流带来巨大影响的高科技上下大力气。在鲁宾的职务身份改变后,拉里·佩奇说:“最优秀的往往最乐意冒最大的风险,那里的竞争不激烈,因为其他人不会如此狂热地去尝试。”

普京羡慕奥巴马



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举办大型记者招待会,在会上回答问题时表示,在斯诺登披露美国政府进行全球跟踪的秘密之后,他开始羡慕美国总统奥巴马。他说:“我羡慕他(奥巴马),因为(他)可以这么做而且不会因此而怎样。”

这话显然是在嘲讽美国没有对国安局的监听项目做出适当的监管。

斯诺登6月赴俄后,美国一直想将他引渡回国审判,俄罗斯却最终同意了斯诺登为期一年的临时避难申请。而在奥巴马最近公布的美国出席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总统代表团阵容中,两名公开同性恋身份的运动员榜上有名。此举明显是为抗议今年6月普京签字生效的一项“反同性恋法律”。

想到那个将普京评价为孩子、在新闻发布会上大谈与俄罗斯前任梅德韦杰夫合作的奥巴马,还有那个给做手术的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送去问候、现在又揶揄奥巴马的普京,真让人不由得感慨,在他们眼中,或许对方国家的“现任”才是“极品”。

奥巴马羡慕谁



1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会见了美国高科技公司的CEO们,讨论了联邦政府IT采购、优化医保网站、监听项目等事宜。在会议进入尾声时,奥巴马向网络视频租赁商Netflix的CEO瑞德·哈斯汀发问:“你有没有把《纸牌屋》下一季的样片带来啊?”瑞德·哈斯汀则对奥巴马开了玩笑:“你要不要来剧中串个场?”

热播美剧《纸牌屋》讲述的是美国国会政客之间的尔虞我诈,他们信奉的是“权力至上”,每天算计着人性进行利益交换,在政治运作之间冷酷地达到目的。该剧把政治拉下神坛,勾勒出一幅风声鹤唳的耸人图景。Netflix是该剧制作方。

饱受两党政治僵局困扰的奥巴马吐苦水:“我希望事情真能像《纸牌屋》中那样残忍无情地高效推进,就像凯文·史派西(剧中男主角的饰演者)一样。这个家伙搞定了许多事情。”

尽管奥巴马对《纸牌屋》中的政治效率充满着羡慕,但从另一方面说,他也是这种政治的受害者。在剧中,男主角为了报复,给总统力推的教育法案制造了大麻烦。在现实的国会中,正因为共和两党强烈抵制奥巴马医改方案,民主共和两党无法妥协,才直接导致今年10月的美国政府关门。